

卷一 佔之以道

隆冬暮色正濃，廣福殿內燈火燦亮，然而寢殿的主子卻窩在最黑暗的角落裡。

明亮的黑眸眨也不眨地瞪著高大的殿門，殿門被開啟的瞬間，他像是被驚動的兔子般瑟縮了下，恨不得將自己藏進更黑暗之處。

「欸，皇上呢？」內務大總管福至一進門，一雙漂亮的眸子掃過寢殿一圈之後，笑吟吟地走到斗櫃旁。「皇上，該用膳了。」

說著，後頭已經有宮人陸續地將晚膳端進殿內。

明日即將登基的少帝藺少淵窩在斗櫃旁，黑眸直直地望著福至，那驚懼卻又強裝冷靜的模樣教福至內心一陣蕩漾。

喔喔，已經有多少年沒瞧見過如此純真又可愛的少年了？

每當他拿那壓抑著驚懼、力持冷淡的眼神企圖震懾自己時，自己都必須作好幾次的吐納才能勉強壓下心中的衝動，免得一個不小心就將少帝摟進懷裡，狠狠地凌遲他，折磨到他將眸底的駭懼真真切切地流露出來……唉，都怪少帝實在是太誘人犯罪了，他才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念頭。

「福公公。」

後頭響起一把鴨子聲，藺少淵戒備地移動了視線，就見宮人都已退下，只留一個面貌相當秀氣的少年。

福至笑瞇眼地道：「包子，你等我一會。」

「喔。」唐子征乖順地應了聲。

包子？藺少淵直瞪著那少年，他神色自然，壓根沒將皇宮華貴的擺設看在眼裡。

「他是誰？」思索了會，他脫口問了。

福至饒富興味地瞅著他，壞心眼地道：「回皇上的話，這位是攝政王的義子，名喚唐子征，今兒個是奉攝政王旨意，特地來伴駕的。」說完，瞧著藺少淵的神色又多了幾分驚慌，教他內心笑得很樂。

話說攝政王在七月時宣佈退位，禪讓給皇兄慶王，可惜沒帝命的人就是沒帝命，才一登基就立刻駕崩，顯然是八字不夠重，於是乎，慶王的獨生子繼位，在明兒個元旦正式登基，年號元熙。

而早先退位的上皇則是奉先皇遺詔成了攝政王輔佐少帝，這聽起來理所當然不過的事，然而誰都知道上皇要是沒遇上杜小佟這未來的攝政王妃，恐怕還是繼續當他的暴君，禍亂人間，也正是那為禍的本事教慶王一見他便猶如老鼠遇見貓，懦弱得教人不敢恭維，而少帝和慶王是如出一轍……喔不，少帝有出息點，哪怕恐懼著也不會彰顯，表面上看似冷靜，實則內心翻湧。

最可愛的是，少帝疑心可重了，認為接近他的人全都不安好心，唯一教他信任的恐怕只有一直侍在慶王身邊，如今封為首輔的楚為了。

可惜，楚為忙著明兒個登基大典的事，壓根沒時間睬少帝呀，這可愛的小東西，現在只能孤軍奮戰了。

心滿意足地欣賞完畢後，福至才道：「皇上，奴才先退下。」雖然他還想再欣賞一會少帝火候不足的掩飾功夫，但可惜明兒個的登基大典還有得他忙。

蘭少淵聞言，本想要喚住他，可偏偏他走得太快，使得蘭少淵要是張口就顯得自己怯懦，於是他閉上嘴，死死地瞪著一直站在矮几旁的唐子征。

唐子征看起來年歲和他差不多，比他矮了點，有張秀雅清俊面容，站得直挺挺的，雙眼直視前方。

唐子征在想什麼？是不是想著一會要怎麼害死他？

正忖著，豈料他突地偏過臉與他對上。

霎時，他的心狠狠地一顫，正不知道該往何處逃時，便聽他那把鴨子嗓道：「皇上，咱們可以用膳了嗎？」

蘭少淵死死地瞪著他，心底冷笑了聲，終於來了是不？這人是打算要毒死他！別以為他會教他如願，他要當上皇上，好將蘭仲勳拿下，絕不再讓他有機會傷害自己！

沒聽到回應，唐子征疑惑地偏著頭，只好再問：「皇上，可以用膳了嗎？」問時嗓音都有些虛了。

唉，他好餓啊，他近來被養得太好，餓不得一頓的，尤其是他今兒個中午沒用膳，拖到了這時分，若再不能用膳他乾脆回家算了，真不知道一兩哥為何要他進宮伴駕。

雖說皇上也年少，但兩人是初次見面，再瞧他那般防備著，想跟他熱絡攀談，真是太為難了。比起這種古怪的氣氛，他倒寧可在家裡跟大夥兒熱熱鬧鬧地啃紅薯。

想起紅薯，他忍不住抿了抿唇，將口水嚥了下去。

「你要吃就吃吧。」最好是毒死他！

「真的可以？」唐子征忍不住心花怒放了起來。

肉耶、魚耶！雖說他在家裡也吃得好，可他還沒瞧過擺盤這般精致的膳食，要是不小心夾亂，都覺得自己不應該。

不過，既然皇上發話了，他還客氣什麼？

當下二話不說地坐下，端起碗開始品嘗每道菜，每吃一樣，他就滿足得笑瞇眼，簡直是連舌頭都快要吞下去。

依舊窩在角落的蘭少淵雙眼眨也不眨地瞅著他，莫名的被他的吃相給引誘了，肚子忍不住咕嚕咕嚕地叫了起來。

那聲音被唐子征耳尖地聽見，可當面戳破人家也太不給面子，畢竟人家是皇上呢。思來想去，他將碗筷擱下，朝蘭少淵的方向望去，恭恭敬敬地問：「皇上，一道用膳可好？」

一兩哥說了，皇上是個歹命的，初來乍到本就不安，才剛當太子，下一刻就因為先皇駕崩，直接當了皇上，雖然是皇上，卻是舉目無親，身邊和他有血緣的，就只剩下一兩哥了。

問一兩哥這個皇叔為何不親自陪他，一兩哥陰惻惻地說明日就是登基大典，他要快點搞定然後回家去，沒有閒功夫陪他。

所以，他這個閒人就被指來了，就盼能讓尚未習慣的皇上可以多吃一點，要不他快瘦成了皮包骨了。

可他不懂，這宮裡的膳食這般好吃，為何皇上不吃？

蘭少淵在他思忖時開口了，「把你剛剛吃過的每道菜都夾一口進碗裡，給朕端過來。」

唐子征偏了下頭，照他的吩咐把自己剛剛吃過的每道菜都夾上一口，約莫塞了一碗，恭敬地端到他面前，隨即又回頭夾了同樣一份，坐到他面前陪他用膳。

好吧，皇上喜歡窩在角落，他就陪他一起窩，橫豎也挺新鮮的。

唐子征大快朵頤著，瞧他遲遲不動筷，不禁催促道：「皇上，趕緊用膳，一會要上床就寢了，明日一大早就要起身，可有得忙呢。」

蘭少淵冷笑了聲。「忙什麼呢？忙著把朕弄死？」

唐子征呆了下，眉頭微微皺起，小聲問：「有人要對皇上不利？」難不成是因為如此才教他寢食難安？

「你少裝傻，想弄死朕的不就是皇叔，不就是你的義父！」說到激動處，蘭少淵恨恨地瞪著他，把碗一甩，碎得一地也不管。

唐子征見狀，眉頭依舊皺著，可神情添了點惱意。「皇上這般暴殄天物是不行的，這米飯菜蔬都是農戶辛勤耕耘得來的，光是稻米就得費上四五個月種植，這菜也至少要花上兩三個月，好不容易送進宮，經過廚子的手烹調得如此美味，你卻糟蹋了。」說來，他是幸運的，要是在這兒的人是小佟姊，早往他頭上巴下去了。

「朕就快死了！哪裡還管什麼糟蹋不糟蹋！」蘭少淵氣極，幾乎想撲過去打他。

「皇上不會死，一兩哥哪裡會要皇上的命呢？」唐子征忍不住嘆氣，真想問到底是誰在造謠生事。

「朕說的是皇叔！」橫豎都快死了，那就說吧，將他的恐懼一吐而盡，他就再也不怕了！

「皇上的皇叔就是一兩哥嘛。」唐子征嘆了口氣，想起皇上肯定是不知曉一兩哥這小名。「簡單來說，當初一兩哥為了追求小佟姊，甘願當長工，所以小佟姊幫他取名為一兩，而小佟姊就是一」

「朕管她是誰！朕只知道皇叔要殺朕！」蘭少淵跳了起來怒聲打斷他未竟的話，只覺得皇叔的義子竟是個蠢蛋！誰要他解釋那些來著！

唐子征抬眼，瞧他氣急敗壞的神情，更無奈了。「皇上，如果一兩哥要殺皇上，他當初又為何退位把龍椅讓給先皇呢？」

「那是因為他要殺朕的父皇！他弄死了朕的父皇，現在打算要殺朕了！」

唐子征撓了撓臉，心想他要是告訴一兩哥，他的姪兒是個蠢蛋，不知道會不會被揍到天邊去。

「皇上，你認為一兩哥要殺個人需要如此大費周章？」他不是頂聰明，難得遇到一個比自己蠢的，都忍不住憐憫他了。

就他所知，一兩哥尚未遇到小佟姊之前，是個暴君，不曾早朝，行事全看心情，更是不把什麼朝綱律例看在眼裡的，講白話點，他真打算要人命，真的是嘴皮子動一動而已。

蘭少淵頓了下，像是突然被捅破了罩在頭上的黑紗，驅散了心底的迷障，教他瞬間清明了起來，但—

「天曉得呢？以往皇叔曾為了戲弄父皇，將父皇從疏郢城召來，把父皇嚇得大病一場，也許這回也是在玩什麼把戲！」

「嚇？一兩哥會嚇人嗎？」唐子征不禁托腮想著。「也是，當一兩哥吭都不吭一聲時，那模樣確實是挺嚇人的，可問題是，就我知道的，一兩哥是為了小佟姊放棄帝位的，可誰知道先皇駕崩了，還要一兩哥攝政輔佐，一兩哥其實滿生氣的。」

藺少淵又是狠狠一頓，想起父皇欲駕崩之前，確實是親口說出要皇叔攝政的，至於是為什麼，當時楚為只說父皇病糊塗了，可就算病糊塗，又有誰會特地要一個自己懼怕的人來輔佐自個兒的兒子？

當初皇叔退位，差人命父皇進宮繼位時，他直覺皇叔有陰謀，再加上楚為總是對他耳提面命要他小心皇叔，所以父皇登基後就莫名病逝，教他認定凶手必定是皇叔。

可是就如唐子征所言，如果皇叔有心害人，為何要如此大費周章？

再者，他都甘願退位了，又何苦戀棧權勢？

如今想來，父皇分明是嚇出病才駕崩的呀……是呀，皇叔一身威儀懾人，敢與之對視的幾乎沒有，就連他也只敢匆匆一瞥，說到底，或許就是因如此根深柢固的恐懼，令他只能往糟糕的地方想。

「皇上，一兩哥絕對不會害皇上的，否則他不會要我特地進宮伴駕了。」唐子征忍不住替藺仲勳抱屈了。「其實一兩哥想要天天膩在小佟姊身邊，現在他得天天進宮，臉色一天比一天還臭，又聽說皇上食不下嚥，夜不成眠，一兩哥那張臉簡直是臭到發硬了，我瞧得都怕了。」

所以，為免被一兩哥那雙大眼瞪到死，他這閒人就來了。

「……皇叔擔心我？」他緩緩地坐下，連自稱朕都忘了。

「嗯，一兩哥擔心你要是出事，他得要回鍋當皇上，愁死了。」

「當皇上不好嗎？」人人都想坐上那至高無上的位置，不是嗎？

「我也不知道好不好，可小佟姊不喜歡，也正因為小佟姊不喜歡，所以一兩哥恨不得跟宮裡毫無干係。」唐子征說到這兒才想起。「皇上，用膳吧，這菜真的很好吃，千萬別再砸了，要是教小佟姊瞧見，她會發火的。」

「她發火又與我何干？」他根本不曾見過她，她之於他一點也不重要。

「是跟皇上無關，可問題是我也瞧不過去，想當年咱們幾個孩子隨著家人從鬧旱災的昆陽城進京，半路上遇上山賊，殺得我們逃離不及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傷了，到最後就只剩下我們幾個孩子，餓了只能啃土吃草根，進了京也沒人照應我們，要不是遇見了小佟姊……我們早就死了。」說到過往，唐子征忍不住紅了眼眶。「皇上，天下百姓尚有許多人不得一餐溫飽，皇上千萬別再暴殄天物了。」他本來還想將吃剩的打包回家給幾個弟弟吃的，可惜剛剛被他糟蹋了一碗。

藺少淵怔怔地望著他。他以前壓根不在乎百姓如何，只因他連要活過每一日都得用盡力氣，可如今回憶，他的恐懼實在毫無根據，對照唐子征兒時的情況更可笑……明明是只要細想就能想分明的事，為何卻困了他如此之久？

「……用膳吧。」最終依舊想不透，他也不再深思，而這一釋懷，肚子可真是餓得真真切切了。

「嗯，用膳。」很自然的，當慣大哥的唐子征握了他的手，帶著他到矮几旁。

蘭少淵愣怔地將視線落在他的手，事實上他的手比自己的還小，但是很暖，很.....他不知道該怎麼形容這股滋味，實在是太久不曾有人牽過他的手。

母妃早逝，父王生性怯懦，對他這個嫡子也不甚關心，身邊照料的婆子丫鬟，誰敢放肆地靠近他？

他的手空蕩蕩了好久，突然被握緊了，一時捨不得甩開。

唐子征哪裡會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，來到矮几旁盤腿坐下，立刻再為他盛了一碗菜，順便再舀了一碗湯。「皇上，喝點湯吧，今兒個挺冷的呢。」

蘭少淵接過，又聽他道：「皇上儘管放心吧，這些菜都很好吃，吃過後趕緊就寢，我聽一兩哥說明兒個一整天有得皇上折騰的呢。」

雖然他不太清楚皇帝的登基大典到底有多麻煩，但他知道一兩哥的臉已經臭到誰敢靠近他一律殺無赦的地步，登基大典之繁瑣，可見一斑。

蘭少淵靜靜地喝了湯，吃了菜後，才突然發覺他真是餓慘了，吃了個七八分飽後，看向吃得很快活的唐子征，總覺得他嘴裡嚼的食物好像特別香，已經飽了的他看了又覺得饑蟲要上身。

唐子征吃歸吃，但還是撥出心神偷窺著他，這一抬眼方巧與他目光對上，隨即咧嘴一笑，「真的很好吃，對吧？不過，我覺得小佟姊的手藝壓根不輸宮裡的膳食喔，尤其是小佟姊親自栽種的霜雪米，一品米絕非浪得虛名，皇上嘗過了就知道。」

蘭少淵神色不變地打量著他，雖然他看似粗枝大葉，但他舉筷捧碗的動作就是十分優雅，有教養。

「你說的小佟姊是個農戶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既是個農戶，又怎能教出你這般行止禮儀？」唐子征雖是盤腿而坐，然而用膳時，抬頭挺胸，端正如鐘。

「這我也不知道，可小佟姊很講究的，吃有吃相，睡有睡相，就算是一兩哥，到咱們那兒守的也是小佟姊的規矩，要是惹惱小佟姊是沒飯吃的，一兩哥也吃過這苦頭的。」

蘭少淵表面波瀾不興，心裡卻是訝異不已。一個農婦竟能鎮住皇叔，真教他好奇極了。

說到這，他忽然察覺一個怪異之處，「福公公說你是皇叔的義子，你卻稱呼皇叔一兩哥，這.....」

唐子征面帶微赧地道：「其實收養咱們的是小佟姊，而一兩哥想娶小佟姊，所以打算收咱們為義子，可問題是小佟姊還沒點頭，他們還沒成親呢。」根本就是八字沒一撇，他頂著義子頭銜頂得萬分心虛。

「咱們？你說的小佟姊收養了很多孩子？」他忍不住對小佟姊這個人生出無限好奇，不禁在腦海裡逕自描繪起她的模樣。

「咱們家有四個孩子，我底下有燒餅油條，他們是一對雙生子，最小的是餃子，我們都是在昆陽大旱那時進京的，一路上相伴，因為我年紀最長，所以我是大哥。」唐子征說起其他弟弟時，神色流露出一絲溫柔。

蘭少淵忍不住欽羨了，只因他沒有手足，一直以來，都是孤單的。

「可哪有人名字取做吃食來著？」他聽過為了讓孩子好養點，會取一些賤名，但也不會是吃食類的。

唐子征忍不住笑了。「那是因為咱們被小佟姊檢著時，她問了咱們要吃什麼，咱們就一人說了一樣，誰知道日後就成了她喚咱們的小名了，剛才福公公說了，我姓唐名子征，燒餅是湯顯，油條是湯榮，餃子是小寶，儘管咱們不同姓，可卻像是親手足一般。」

瞧著他說話時面上的心滿意足，藺少淵看得入神了，聽得嚮往了，本還有些緊繃的心莫名地鬆懈下來。

他就這樣靜靜聽著唐子征說著做農活時的趣事，甚至是藺仲勳帶他上山打獵，到清江捕魚……明明是小老百姓尋常生活，可他卻聽得津津有味，不知不覺與他將矮几上的膳食都清空了。

待宮人將食具全都撤下時，他聽見了唐子征咕噥著—

「唉，忘了要帶些回家給弟弟們嘗……」

他不禁好笑道：「過幾日將他們帶進宮裡不就嘗得到了？」身為皇叔義子，想進宮壓根不難。而唐子征真不愧是個好兄長，事事樣樣都想到弟弟們。

「就不知道一兩哥肯不肯。」

「終究得肯的，既是皇叔的義子，當然得帶進宮讓朕瞧瞧，對了，還有小佟姊。」他非得要一見這位能鎮壓住皇叔的奇女子。

「那就成了。」要是有小佟姊在，肯定是大夥都能進宮。

藺少淵淡噙著笑意，喚來宮人替他更衣，準備就寢，一回頭看到唐子征的情況，他愣住—「子征，你……」

「皇上，一兩哥說了，今晚我得陪著你，所以我就在這兒睡。」他拍了拍錦榻，覺得只要有條被子就夠他睡得香甜了。

「那怎成？今兒個挺冷的，你……不如和朕一塊睡吧。」

「成嗎？」

「為何不成？這寢殿就咱倆，朕想怎麼做，還由得他們置喙？」哪怕帶著幾分怯懦，但他依舊有身為帝王的認知，無形中有股霸氣。

唐子征聽完覺得有理，所以乖乖地爬上床，只覺得這張龍床又軟又暖，才剛躺上床，他就覺得周公在召喚他了。

「子征，再跟朕說說你的趣事吧。」

唐子征掀開沉重的眼皮。「皇上，你還是早點睡吧，明兒個要很早起身的。」

「……可朕睡不著，一想到登基大典，心就亂跳著。」

唐子征知道他在緊張，只得勉強打起精神道：「一兩哥說了，什麼都不用擔心，橫豎你就跟著福公公走就對了，福公公以往就是一兩哥的得力助手，有他在，皇上什麼都不用擔心。」

「可朕明兒個要面對皇叔……」

「那更不用怕，只要皇上把所有的事做好，讓一兩哥可以早點回家見小佟姊，他就會開心極了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皇上真的不用怕，一兩哥很好相處的，只有一點皇上要記得，跟他說話時要看著他的眼。」

「.....很難。」他艱澀地嚥了嚥唾沫。

「不難，皇上得習慣才成，一兩哥說過了，不敢看他眼說話之輩非奸即盜，所以不敢正視他的人，他也不會理睬的。」雖然他搞不懂是什麼道理，但既然一兩哥這麼說，他向來是照辦的。

「是嗎？」他得要好生想想，怎麼做才能勇敢直視皇叔。可怎麼想，他都覺得自己少了點勇氣，想要再從唐子征身上得到一點技法時，已聽見他沉勻的打鼾聲。

他不是來陪睡的嗎？怎麼他這個皇帝還沒睡，他就已經睡死了？

瞪著唐子征酣睡的臉，付了下，藺少淵偷偷地挪近他一點，彷彿只要貼近他，就能從他身上竊取些許他的果敢沉穩。

不是每個人見到皇上都能像他這般沉著的，可打一開始，他就是如此。

感受著他的體溫，也不知怎的，教他莫名地有了睏意，張眼再看他一眼，他想，也許是因為他從未與人同床共寢所致吧，總覺得兩人依偎在一塊，好暖，從四肢百骸一路暖進他的心底。

登基大典果真如唐子征所說，繁文縟節多如牛毛，從天未亮上北郊天壇祭拜，直到踏出了太廟，天色已經暗了。

藺少淵不禁想，父皇駕崩也許不是被嚇死更不是病死，而是累死的，父皇原本就體弱，否則也不會只有他一個孩子。

待他隨著禮部尚書踏進了鎮天殿，看著位在高處的龍椅，看著站在龍椅旁的皇叔，身子不禁瑟縮了下，然而一想起唐子征所說的，他便強迫自己與皇叔對視，不轉開眼，直到他踏上階梯，眼看著只離龍椅一步，他看見皇叔笑了。

笑意淡淡的帶著幾分讚許，滿身懾人的氣勢消散，然後，皇叔牽著他的手，讓他坐進了龍椅，皇叔斜勾著唇，他聽見了底下文武百官高喊著萬歲。

再然後，他的腦袋空白了，接著到底又進行了什麼儀式、說了什麼規矩，就連何時回到廣福殿更衣，他一點印象都沒有。

突然，他很想告訴唐子征，一切真如他所說，皇叔不再如以往視他為無物，然而他卻不在寢殿裡。

是啊，他只是來陪他一晚。

看著偌大的寢殿，他眸色黯然，躺在床上，依舊暖，卻像是少了什麼。

他告訴自己沒關係，他既是皇叔的義子，過幾日總是能再見面的，到時候，他要將今天發生的事告訴他。

過幾日，如藺少淵所想的，他再次見到了唐子征，也見到他的弟弟們，當然還有他提起過的小佟姊。

「民女杜氏見過皇上。」杜小佟福了福身。

藺少淵簡直傻眼，怎麼也不相信竟是如此纖雅秀美的姑娘將皇叔給吃得死死的。

「皇上。」站在他身後的福至好心地提醒。

蘭少淵回過神，對上蘭仲勳冷沉充滿警告意味的眼神，他先是愣了下，而後意會蘭仲勳並不愛人盯著他的姑娘瞧，隨即調開視線，道：「皇嬌不需多禮。」

霎時，福至和蘭仲勳的視線在空中交流，得到共識—少帝是個眼力好，嘴又甜的好傢伙。

這句皇嬌，中聽！完全正中蘭仲勳心中的那塊靶，天曉得他想迎娶小佟姊已經多久，明明兩人都相知相許了，可這廂不點頭，他也無計可施。

杜小佟聞言，因為不能不給皇上面子，說她並非蘭仲勳的妻子，最終只能胡亂地應了聲，決定回家之後再找蘭仲勳問清楚。

「皇叔，今日難得帶著皇嬌和義子們進宮，在宮裡用過膳再走吧。」蘭少淵主動央求著，想爭取一點時間和唐子征說上幾句話。

左一句皇嬌，右一句皇嬌，喊得蘭仲勳心花怒放，就這個時候瞧這個姪兒最順眼，也就樂意幫忙說話，「小佟姊，皇上都這麼說了，就這麼著吧。」

杜小佟那雙會說話的眼睛噙著冰冷笑意，溫婉地應了聲當是答允了，可其他蘿蔔頭自然是明白她話語底下的意思，一個個低著頭忍著笑，知道他們家的一兩哥回家後得要領罰了。

蘭少淵差宮人擺了宴，宴上，他瞧著唐子征替弟弟們佈菜，忙得自個兒都忘了吃，遂動手替他夾上幾樣菜。

簡單的動作落在福至和蘭仲勳眼裡，兩人微挑起眉，卻極有默契的什麼都沒說。

席間，蘭少淵不自禁道：「皇叔，朕有個不情之請。」

「說。」

簡單一個字，蘭少淵卻不在意蘭仲勳的無禮，忙將想法道出，「朕在想，皇叔幾個孩子該是在上私塾吧，既如此，倒不如將他們一道帶進宮裡，一來做朕的伴讀，二來可以讓宮裡太傅教導他們，肯定比在私塾裡學得更多。」

方才見他們幾個壓根不怕生，一個個衝著他笑，教他頓生這念頭。

他總是一個人，不管尚是慶王世子時，抑或者是現在，他要的不是伺候的下人，他要的是像手足一樣的人。

蘭仲勳挑眉托腮，望向了身旁的杜小佟。

注意到兩人的舉動，明白究竟誰能做主，蘭少淵隨即懇求著杜小佟。「不知皇嬌認為朕這提議好不？」

杜小佟有些為難，可皇上都說出口了，她能違逆聖意說不嗎？

她無奈地道：「皇上這提議極好。」

蘭少淵聞言喜出望外，豈料又聽她道—

「不過，不能過午，晌午之前必須回家。」她想過了，橫豎現在是農閒時期，幾個孩子不在身邊也不礙事，而且他們進宮也能替她盯著身旁的男人，省得他老毛病又發作，在朝堂間興風作浪。

「好，就這麼說定。」他一日所學眾多，能騰出的時間恐怕也只有一個早上，如此安排甚好。

幾個人用過膳後，朝御花園的方向而去，福至聽聞腳步聲，回頭望去，見是身兼太傅的首輔楚為領著幾名官員而來，想了下，逕自退到一旁。

「皇上。」楚為人未走近便喊道。

藺少淵回頭噙笑道：「楚太傅。」看向他後頭還跟著幾名官員，只有兩個眼熟，其他則還眼生得緊。

「怎麼宮裡來了這些閒雜人等？」楚為口氣不善地看向始終背對著他的藺仲勳。「一點規矩都沒有。」

藺少淵眉頭微皺，尚未啟口，福至已經早一步搶白道：「說起規矩，楚大人未經傳喚，亦未先經宮人通報便闖到皇上跟前，衝撞皇上龍顏，這臣不臣的，哪裡還有個理字呢？」

「你.....放肆的奴才！本官是看著皇上長大的太傅，與皇上交談由得你這奴才插嘴！」被打臉的楚為臉上一陣青一陣白，只能怒斥了聲找回威風。

「總管太監插不了嘴，本王總插得了嘴吧。」本是不想睬人的，可偏偏就是有這種不知死活的傢伙。「姓楚的，本王是皇上的皇叔，帶著妻小進宮，咱們宗室人談些體己話，哪裡來的閒雜人等？」

面對藺仲勳那似笑非笑的面容，楚為只感覺有一股無形的壓力教他幾乎快跪下來，可身後的是剛拉攏的官員，他豈能在這當頭示弱？

「王爺恕罪，下官只是看那幾個孩子出身低下，卻沒料到竟會是王爺之子。」

「得了，姓楚的，你也不是出身自什麼高門世族來著，不過是送日城的寒門出身，當年因為本王不想要你這個三甲同進士，才將你丟到慶王那兒，誰知道慶王這般重視你，讓你從一個無品無階的世子伴讀變成了疏郢按察使.....可惜了，當初本王不知情，否則就憑你哪佔得住那個缺？」

楚為聞言，遍體生寒。他壓根沒料到這昏君竟會記得自己.....這昏君當年從不早朝，哪怕三年一次的科舉殿試，也從不主持的，可他竟記得自己，就連自己的出身都記得一清二楚，原來，朝堂上的一切盡在他掌中嗎？這是何等能耐？

「還有，基於皇族宗室人丁單薄，所以本王就充當宗人府的宗正，也讓幾個孩子進了玉牒，給本王認清楚，他們是本王的義子，容不得你造次，而且在你跟總管太監講規矩之前，你也該認清身分，先向本王問安吧。」

他那扎人的話扎到他的孩子他的妻子了，他要是不出口氣，晚上他睡得著嗎？

「.....見過王爺。」楚為整張臉漲得紅黑紅黑的，卻不得不躬身問安。

藺仲勳冷冷瞅著他，那目光看似平靜，卻教人莫名地遍體生寒，一旁的藺少淵就算想為楚為求情也開不了口。

而藺仲勳不說話，楚為就不能直起身，兩相僵持良久，還是杜小佟輕扯著他的衣袖，才教他心不甘情不願地道：「沒什麼事就下去吧，盡量別讓本王瞧見。」

搞不清楚狀況的蠢蛋，自以為是皇上身邊的人，就打算跟他互別苗頭？別傻了，也不瞧瞧他退位之前就稍稍地肅清了黨派，現在想要結黨營私，除了要機緣還得要他點頭。

楚為垂著臉和一票官員離去，蘭少淵也跟著垂著眼，實是因為蘭仲勳那一身懾人威儀像是無形的力量，逼得人不得不低頭。

突地，啪的一聲，他聽見蘭仲勳嘶了一聲，接著又聽到斥責—

「你好大的威風，王爺是這麼當的嗎？」

「小佟姊，話不是這麼說的，妳沒瞧見他剛剛……」

「還頂嘴！」

「.....這是宮中，妳好歹給我留點顏面。」

他聽見皇叔近乎咬牙切齒地吐出些許反駁。訝異抬眼時，就見蘭仲勳已經拉著杜小佟直朝花園深處而去。

「福公公，這要不要緊？要是皇叔對皇嬪動粗—」那般纖細的姑娘哪裡挺得住皇叔的蠻勁？

福至還沒開口，唐子征已經忍不住笑出聲。「皇上，不打緊的，一兩哥和小佟姊向來是這樣的。」

「是嗎？」他意外。

「而且通常都是娘打爹，爹從不還手的。」湯榮一副早已見怪不怪的表情。

「是嗎？」皇嬪那般嬌柔的姑娘家會動手？

「真的，爹將娘拉走，只是要娘給他一點面子。」湯顯說著，抱起已經昏昏欲睡的蘭小寶。

「咱們家就是這樣的，皇上不用擔心。」

望向唐子征那笑吟吟的臉，聽他說咱們家.....令他好生欽羨，不過—

「子征，他們都改口了，怎麼你到現在還不改口？」

「呃.....」唐子征苦笑了一下。「叫慣了，改口有點難。」

他的年紀和小佟姊相近，哪怕他也渴望家人，但一句娘要叫出口不是那麼容易，更遑論還要改口叫一兩哥為爹。

「怎會？大哥也很想要爹娘的。」湯榮毫不客氣地道。「大哥以往也常常在夜裡哭呢。」

「油條！」唐子征赧然地低斥著。

這幾個弟弟裡頭他最是拿他沒轍，要說他沒眼色嘛，可偏偏他又精得很，只是那張嘴，老是吐出教人難為情的話。

「我說真的嘛。」湯榮還煞有其事地嘆口氣。「還有，我叫湯榮，別再叫我油條了，叫得我不油條都不成了。」

「湯榮！」抱著蘭小寶的湯顯低聲喝道，小小年紀顯得沉穩老成。

「你！」

唐子征羞赧地想要摀住湯榮的嘴，卻聽見蘭少淵的笑聲，回頭望去，就見他一臉羨慕地瞧著他倆。

「要是你們都能待在宮裡，不知道該有多好。」蘭少淵由衷道。

宮裡那麼大，沒人與他年紀相近，和他作伴，又因為他是皇帝，他得要有皇帝威儀，和宮人也不可能肆無忌憚地玩鬧。

手足啊，他是多麼想要。

「皇上，雖然咱們不能時時伴駕，但往後會進宮伴讀，日日都能見面的。」唐子征摸摸鼻子說，覺得這次再見到他，他似乎開朗了許多，笑意染上了那雙星子般的眸，說有多俊就有多俊。

「不過伴讀的話是太傅上課的。」藺少淵思及方才的衝突，不由得感到棘手。

「剛剛那位？」

「其實太傅人很好，只是和早先的朕一樣對皇叔有些偏見罷了。」藺少淵頷首說，想起當年尚在疏郢城時，便常聽太傅說起皇叔的昏庸殘暴……他也許是在那當頭種下了根深柢固的成見，才會極懼怕皇叔。

可方才瞧皇叔任皇嬌搓圓捏扁，事事順她，他更覺得沒那麼好怕了。

「皇叔怎會待皇嬌那麼地好？」他不解地脫口問。

皇叔是何等可怕的人物，怎麼就栽在皇嬌手裡？

他思緒跳得老遠，唐子征倒也還跟得上。「那是因為他們是冤家。」

「不對，因為爹愛慘了娘，沒有娘就活不下去。」湯榮煞有其事地提出見解。

「也對。」唐子征完全認同。

「愛？」愛上一個人是什麼樣的滋味？藺少淵完全無法想像，更不能理解為了所愛之人委曲求全是什麼樣的感受。

「愛，就是想要跟一個人在一起，不管做什麼都會想起他，就像我很愛我哥一樣。」湯榮說著，很自然地抱住湯顯。

湯顯面無表情地睨他一眼。「你想勒死小寶？」忘了小寶就趴在他肩上？

湯榮咧嘴笑著，放手後很正經地對著唐子征道：「大哥，我也很愛你。」

「……謝謝。」唐子征僵著臉，搓著臂上的雞皮疙瘩，這傢伙說話真的讓人招架不住。

說完，又聽見了藺少淵的笑聲，教他也跟著彎起了唇角。

這樣就對了，要放開心胸接觸眾人，老是窩在角落視任何人為敵，日子還要不要過？

「走，咱們到那頭走走，別打擾皇叔皇嬌。」藺少淵止不住笑意，很自然地牽住唐子征的手。

瞧，這就是手足，多熱鬧呀，如果可以，他想要手足，他不想要孤單地待在皇宮裡。

二月時，唐子征一行人正式進宮伴讀，地點就在毓賢殿裡，原本一開始，他還認認真真地看著書本，聽著楚為講解，但也不知道是太過艱澀，還是楚為講解得不夠生動有趣，橫豎他的眼皮漸漸重了，頭也開始重了。

藺少淵聚精會神地聽著課，直到楚為講解到段落，突地聽他哼笑了聲，「哼，果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」

他隨即朝身側望去，驚見他們四人竟都已入睡。

「太傅，許是昨晚他們睡得遲了，今兒個才會精神不濟。」他趕忙緩頰，就怕楚為的成見更深。

「皇上，物以類聚啊，身為攝政王的義子能好到哪去？」楚為嘆了口氣，苦口婆心地道：「皇上，這就是攝政王的計謀，利用義子接近皇上，明為伴讀，實則監視，皇上千萬別掉以輕心。」

「太傅，其實皇叔他—」

「皇上！先皇之死至今依舊是謎，皇上怎能被攝政王蠱惑？」

「太傅，先皇是體弱疲累引發心疾而逝的。」藺少淵微皺起眉。

雖然他也曾懷疑過，可他仔細地想過前因後果之後，他真的認為皇叔沒有必要如此迂迴地要他。

他從小就是太傅教導的，難道太傅無法想得比他透澈？

「那是御醫的說法，可天曉得呢？皇上必須知道宮裡百官御醫，甚至宮人全都是攝政王的爪牙，皇上現在該做的是如何攏絡百官的心，早一日將政權完全掌握在手，否則他日要是成了傀儡……」

「說夠了沒？」

明明含著笑意卻令人發顫的嗓音響起，教楚為驚地瞪大眼，緩緩回頭，果真瞧見藺仲勳就倚在門邊。

「……見過王爺。」他躬著身問安。

藺仲勳似笑非笑的神情閃過幾絲嘲弄，大步走進殿內。「楚大人真是好本事，一堂課說下來，竟讓本王四個孩子睡得這般沉。」說真的，他壓根不意外。

楚為撇唇無聲冷笑著。「皇上，臣先告退。」

待楚為一離開，藺少淵隨即道：「皇叔，太傅只是對皇叔有所成見，假以時日他必能……」

「本王壓根不在乎他有沒有成見。」藺仲勳哼笑了聲。「先將這幾個小子喚醒，一會換本王來上課。」

「皇叔要給朕上課？」他可真不知道皇叔還會講課，不過他聽福公公說了，皇叔當年登基時才六歲，一個六歲娃坐穩了龍椅，不早朝也依舊能治理百官，這馭官本事肯定了得。

「本王要教你的是官員百態，君臣相處。」

說來，怪他將一切想得太美好，忘了計劃總是跟不上變化。他退位之前雖已肅清，心想下個皇帝只要福至好生輔佐，要開創個太平盛世壓根不難，可卻忘了少帝身旁還有舊人，這個楚為在朝中結黨營私，他要是不偶爾鎮壓一下，這個少年皇帝的前程實在是堪慮呀，他要真成了傀儡皇帝，他肯定被小佟姊罵到臭頭，不盯著都不成。

不過至少還有個好消息，至少少帝不若皇兄那般懦弱，且讓他看看少帝能讓他雕琢成什麼模樣。

駕馭百官之道藉由種田為譬喻，講述得鉅細靡遺，教藺少淵受益良多，聽得津津有味，遺憾的是，他的伴讀們還是一路夢周公去了，最後還是被藺仲勳打醒的。

一回兩回，回回都是如此，藺少淵不禁想，也許是他們無心唸書吧，他以一己之私要他們進宮伴讀，反倒累及他們了。

眼看唐子征已經不知道第幾回被打醒，藺少淵為他心疼，卻又為他們父子倆鬥嘴而羨慕，他笑著，餘光瞥見楚為經過，撇嘴笑得極冷，像是在嘲笑朽木不可雕也，不禁教他無聲嘆氣。

不知是不是他的錯覺，自他登基之後，太傅對皇叔的成見益發的深，他愈是勸說，太傅愈是怒焰沖天，認為他分明是著了皇叔的道。

可哪有什麼道？他不過是瞧透澈罷了。

隨侍在藺少淵身後的福至，眼光飄向門外又移回，隨即走到藺仲勳身旁。「王爺，孩子們正是好動時，連著一兩個月都上這艱澀沉悶的課，也莫怪孩子們一路夢周公，倒不如帶他們到外頭活動活動筋骨，橫豎這些日天候已經轉暖了。」

藺仲勳想了下，問：「有沒有小馬？」

「有，有六七個月大的，也有一歲多的。」福至知無不言。

「那就……去馬場。」

「爹，你要教咱們騎馬？」湯榮一把抱住他，十足的狗腿樣。

「對。」藺仲勳撫了撫他的頭，教幾個小子跟上，然而走到門口，卻見藺少淵還杵在原地，不由得問：「皇上不想騎馬？」

「朕也能去嗎？」他詫異問。

藺仲勳好笑地打量他。「皇上，這皇宮有哪一處是你不能去，又有什麼事是你不能做的？不過……你會不會騎馬？」

「會。」他不假思索地道。

雖說在疏郢城時父皇總是不願他騎馬，可他實在是閒得慌，還是會騎著馬到莊子裡走走，騎術也許算不上上乘，但與同齡人相較，他肯定是拔尖的。

「那好，福至，給皇上挑一匹適合他的，不要小馬。」

「是。」

待藺少淵走出門時，藺仲勳突地伸手撫了一下他的頭，又逕自走在前頭。

他頓了下，摸了摸頭，心想不知道多久不曾有人摸他的頭了，教他有點難為情但又莫名愉悅。

「子征，走。」他牽著唐子征跟上。「一會朕可以教你騎馬。」

「好啊，學會了騎馬，說不定下回上狐影山打獵時，我就能跟一兩哥騎馬去。」

「打獵？」

「一兩哥很厲害的，光靠一把刀就可以抓到一頭山豬，而且他還會做魚槍，帶著咱們去清江抓魚，教咱們泅技。」

藺少淵聽得嚮往，恨不得能將朝政給丟下，跟著他們一道去。

可是，他是皇帝啊，他要學的還很多，哪能將一切拋下。

從那天起藺少淵的課程就多了騎術課，每隔幾日就會離開屋子到馬場上奔馳一回，入夏之後，藺仲勳更是教幾個孩子練起武來。

「再蹲下去點，馬步要是扎得不確實，下盤就不穩，也別說要練什麼武了。」

武校場上，藺仲勳在幾個孩子面前來回走著，其中就連才七歲的藺小寶也沒放過，一樣叫到場邊一道扎馬步。

「可是爹，咱們已經扎了好幾天的馬步了。」湯榮皺擰著眉，不懂扎個馬步也要練這麼多天，入夏的天候，光是在太陽底下站個一刻鐘都會要冒汗的。

「是誰跟我說要練武的？」藺仲勳冷冷睨去。

湯榮乖乖地閉上嘴。騎馬很有趣，可問題是能跑的地方就那麼一丁點大，跑得不夠痛快，自然就想再學其他，橫豎就是別坐在桌前就成，他才提議要學武。

「可是王爺，皇上一」一旁的福至實在不忍虛弱的藺少淵青白著臉還執意扎馬步，要是被楚為瞧見，又不知道要怎麼大作文章。

藺仲勳視線銳利如刃，讓福至隨即退上一步。

「依我看，皇上倒像是有底子的。」

「.....以往在疏郢城時，武師傅曾教過一陣子。」藺少淵氣息微亂地道，哪怕他的腿已經僵了，他怎麼也不肯服輸，只因幾個孩子裡他年紀最長，他得做榜樣給他們瞧才成。

「瞧你扎得不錯，改日開始教你使劍。」

「多謝皇叔。」藺少淵笑道。藺仲勳的誇讚在不知不覺中對他造成影響，教他不管怎樣都想要做到最好。

「對了，王爺倒不如和單將軍打一場，讓皇上開開眼界。」福至瞥向候在場邊的鎮國大將軍單厄離。

藺仲勳想了下，瞥見不遠處有人觀望，勾斜了唇角。「阿福，把本王的劍拿來。」

福至興致勃勃地差人取劍，不過眨眼功夫，藺仲勳和單厄離已站在場中，就見藺仲勳單手揮舞著重達二十斤的紫砂劍，劍勢如電般地直朝單厄離的面門而去。

霎時電光石火，飛沙走石，別說藺少淵看直了眼，就連其他幾個孩子都瞧得嘴都合不上，不住地注視著場中較勁的兩人。

「我要繼續扎馬步！」湯榮一喝，繼續扎著馬步。

藺少淵亦然，只因習武不只能強身，更能夠練出一身氣勢，他想要的是跟皇叔一樣渾然天成的帝王氣勢，然而站在他身旁的唐子征卻依舊呆呆地看向場中，最終神色有些落寞地扎起馬步，教他不禁脫口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他察覺了，近來唐子征總是有些悶悶不樂。

「.....一兩哥好像很討厭我。」他悶聲道。

「怎會？」皇叔都對他諸多關照了，遑論他。

「真的，一兩哥最近老是動不動就凶我.....」說著，他嗓音啞了，眼眶微微泛紅。

藺少淵見狀，忙勸道：「你別胡思亂想，依朕所見，要是皇叔沒擋在心上的人，恐怕連多看一眼都不肯，他要是凶你，至少還是將你擋在心上的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

藺少淵不禁失笑。「這些話不是當初你告訴朕的嗎？」

「是啊，可是近來一兩哥真的很凶，老是對我吼。」說到委屈處，他嗓音哽咽了，但強迫自己將淚水忍住。

「子征……」瞧他強撐著悲傷，藺少淵心頭微澀，想安慰又不知道該從何安慰起，他連問題癥結都不曉得，壓根不知道該如何處置。

他垂眼細忖著，子征到底是哪裡得罪了皇叔，想得入神，突地聽到一巨響後，人聲嘩然，他順著聲音來源望去，不知何時有不少官員聚集在武校場外的亭子裡，此刻四處逃竄著，一把紫砂劍驀地插在亭子石階前。

他回頭，就見皇叔手上空無一物，朝著亭子的方向笑得極邪極冷。

皇叔是故意的……為什麼？

「好了，歇息了。」藺仲勳噙著愉快的笑意走來，那是種捉弄人後的快意。

「爹，我還要繼續扎，等我將馬步扎穩了，你要教我使劍。」湯榮急聲道。

「你這小子心可真大，又是騎馬又是習武，現在還要學使劍，會不會太貪心了點。」

藺仲勳用力地揉著他的頭。

「才不會，我要按部就班地學，把爹的本事都學起來。」

「大言不慚。」

「王爺，湯榮的身子骨確實是適合習武。」後頭跟上的單厄離提出他的看法。

「是嗎？」

「依我看，子征也不錯。」

「是嗎？」嗓音冷淡了。

唐子征垂著眼，眼眶又偷偷地紅了。

藺少淵看在眼裡，替他心急卻又無計可施。

待時候一到，藺仲勳一行人全都離開後，他一個人坐在空蕩蕩的毓賢殿上，想的都是唐子征泛紅的眼，想到連楚為給的功課都進不了眼。

他在殿上來回團走，偌大的空間裡只有他獨自發出的聲響與他為伴。

「皇上，用膳了。」

「這麼晚了？」藺少淵詫道。

福至瞧他似有愁緒，不禁問：「皇上是為何事煩心？」

「朕……」他急急收口，總不能說是因為擔心子征吧。細忖片刻，他才怯怯地道：「福至，如果朕想去皇叔的別莊，成嗎？」

他惦記著子征，再者他實在不願意獨自一人在這宮裡用膳，他真的好孤單。

「有何不可？奴才立刻差人備馬車。」總是循規蹈矩的少帝總算有自己的想法了，不管是想做什麼事，他都全力配合。

藺少淵喜出望外。

誰知道他登門用膳，才想起皇叔和皇嬌壓根沒成親，於是他開了聖口，決定替兩人主婚，並定下婚期。

那當頭，任誰看了皇叔的表情都知道皇叔開心得快飛上天了。

成親之日定在七夕夜，亦是先皇駕崩之日，那一晚他到別莊主持大婚，本是想要拉著子征說些體己話，豈料原來皇嬌早已看出皇叔為何近來待子征淡漠，於是從中使計，要子征配合，就在皇叔進了洞房後，他找到了子征。

「皇上，這一切都是要謝謝你。」唐子征喜極而泣地道，一把抱住了他。

藺少淵呆了下，他甚少與人這般親近，可對象是唐子征，他甚是歡喜，用力地回擁著他。

「哪是，不是皇嬌的計謀嗎？」雖說他不清楚是何計謀，但瞧子征這般開心，那就代表皇嬌的計謀奏效了。

「可是是皇上賜婚，我知道一兩哥……不對，是爹，爹一直很想迎娶娘，可是娘不肯點頭，而爹對我淡漠則是因為我始終不改口，讓爹以為我不想讓他當我爹，以為娘是因此不點頭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他笑著，卻感覺肩頭一片濕意，不禁好笑又心疼著。「那你方才可有跟皇叔說些心裡話？」

「嗯，爹說會視我為親兒……皇上，我成了孤兒許久了，如今我終於有了自己的爹娘了。」說著，淚水更是不爭氣地流。

藺少淵輕拍著他的背。「這樣甚好……朕也是孤兒，朕知道你的感受。」

唐子征一愣，怕自己不經意的話傷了他，連忙要補救，「皇上，我……」

「不礙事，朕現在有皇叔有你，有湯顯、湯榮和小寶，咱們就是一家子，你要是有什麼事也能跟朕說，朕可是你的大哥。」他虛長了子征一歲，確實是大哥。

「可是，娘說不讓我和湯顯、湯榮進皇族玉牒，因為她要咱們記得原姓，要咱們不忘本，而小寶是因為咱們不知道他姓什麼，所以小寶從了藺姓，記進了玉牒，我……」

「那有什麼差別？不管你是不是皇叔的義子，不管你的名有無進玉牒，對朕來說，你就是朕的弟弟。」

唐子征嘿嘿笑著，淚水又滾落。「我……當了好久的大哥，現在我也有大哥了。」不是他不願意當大哥，而是有的時候他也希望自己能有所依靠。

那明亮的大眼滾落的淚水像是灑落的月光，教藺少淵生出一股衝動想親吻他的眼，然而他只是緊緊地擁著他。

「有什麼事你都可以跟朕說。」他啞聲呢喃著。

心疼，無以言喻的心疼在他的胸臆間泛開。

他想將他留在身邊，他想跟皇叔說，他有四個義子，撥一個陪伴他吧，皇宮太大，他不想只有影子作伴。